

青蓝园

——杨沫母女共写家事

和女性世界

杨沫 徐然 著



2
版
社

J217.2
55

94885



青 蓝 园

——杨沫母女共写家事

和女性世界

杨沫 徐然 著

学苑出版社



DK23/31
01
(京)新登字 151 号

青蓝园

——杨沫母女共写家事和女性世界

著 者：杨 沫、徐 然

封面设计：张 蓓

责任编辑：孟 白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6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 号

印 刷：北京商学院印刷厂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6.375 字数：392 千字

印 数：00001 10100 册

版 次：1994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77-0640-0/G·283

定 价：11.60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杨沫八十年代在珠海。



杨沫与女儿徐然。



1936年12月杨沫与马健民于北平。



作家徐然。



1958年的杨沫一家，自左至右马波（老鬼）、杨沫、徐然、马健民、豁然（胖胖）。



杨沫二妹杨成亮(韵琴)。



中年时代的张玄先生。



1933年春节摄于北平,自左至右杨沫、邸力、刘莉影、白杨、许多(后二人略)。



杨沫与李蕴昌于 1990 年。



杨沫、白杨在巴金家中做客。



杨沫与儿女，自左至右徐然、杨沫、青柯、马波（老鬼）。

序

——我们母女之间

我有四个孩子，二男二女。五、六十年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我要求他们的不仅是学习好，更重要的是思想好，又红又专。他们的功课无论在中学、大学都还不错，不用我费心。我惦记的是他们的思想——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头脑。这把尺子牢牢地、紧紧地嵌入我的心底。于是，多少年来我给孩子们写去的信，总是那一套老调：批评、教训、斥责。他们有一点不合乎马列主义的地方，我就痛心疾首，甚至以断绝往来相胁迫。比之今日孩子成了家中“小皇帝”的父母，我有许多地方太冷酷。尤其是我病多，又忙于写作，对于孩子们的关心太少了。大女儿徐然在她的小文《小草，不是生在沃土中》，描述了对母爱缺乏的怨艾。我渐渐认识到她说得对。她在内蒙歌舞团时，曾烧掉我给她大批训戒的信，也是应该的。谁叫我这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只会说教，而不懂深入孩子们的内心，根据他们的个性、环境、年龄亲切地循循善诱呢！读了《傅雷家书》，更加认识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母亲。

四个孩子几乎都喜爱文学，大儿子青柯在清华大学学工程力学，离文学远了；颇有文艺才华的小女儿，外语学院毕业后被人谋杀了；剩下大女儿徐然，当编辑之余，以她的报告文学渐渐走上文学道路；小儿子马波则用“老鬼”的笔名，写出了长篇纪实小说《血色黄昏》。人们以为我们这个文学之家，我这个做母亲的，一定给过他们许多帮助。实则不然——对他们的个人兴趣，我很少注意。儿子马波写《血色黄昏》小说，长达十余年，对其一稿我只看过一半就还

给他了，忘了提没提意见。大女儿徐然的文章在发表前，我更是从来没有看过，也很少鼓励他们走文学之路。我以为这条路太艰辛了，不是什么人都能走的，我不曾扶掖过、培养过他们，对这点，我也是内疚的。

但是他们终于走上了文学这条路。且出我意外，他们的作品有不少地方比我强。时代的感受，行文的新颖，结构的变化等等，都各有其特色。我早已感到自己的文章平庸肤浅，比起当前许多脱颖而出的中、青年作家的富有独创性，我自叹弗如。我的为文，除了对革命、对时代的一点真挚情感，对人民、对先进人物的热爱之外，粗率直拙，缺乏变化和深刻。但是我想创新已来不及了，提笔忘字，读书过目即忘，什么新颖的作品都无法学习，这样的脑子还能有多少作为呢？江郎才尽之感，时常折磨着我。

我和孩子们的作品，风格迥异，各具不同时代的特色。但有一点我们是相同的：我们都对所处时代的美丑善恶有一定的敏感性，我们对真善美热爱、向往；对丑恶伪善的形形色色，则投以不怕报复的鞭挞揭露。徐然以她的几篇报告文学，起到了伸张正义、揭露丑恶的实际作用。马波的《血色黄昏》更颇具此特色。我呢，文虽平淡，心却直到暮年仍火热。回顾一生，我都在以拙笔为真理而奋斗。我绝不“玩”文学，更从来不为个人名利去亵渎玷污文学的神圣殿堂。我相信读者会从我的作品中感受到这点。

徐然应约出本有关写女性的集子，邀我参与，我欣然同意。我们母女多年来相处日子不多，我自惭对孩子们的冷漠。如今同在北京，虽相见多了，为了补偿当年的欠缺，或者说偿还欠孩子的债，母女共同出一本共写女性与家庭的《青蓝园》，这会让我们在文学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心会在同一本书上共同进跳，这也会使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得到稍许的慰藉。

《青蓝园》分为青园、蓝园、家园三部分。蓝园是我的小说及散文部分；青园是徐然的小说、散文及报告文学部分；家园是我们各

自描绘亲人间的情感及感受的共同部分。在此书中家园中的文章多是我去年、今年及最近完成的作品；其中《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徐然的《韶华杨家三姐妹》都是最近才脱稿。我在此稿中倾注了一生中的悲欢、坎坷与对往昔恋情的追忆，以及今日幸福晚年的描述。徐然的《韶华杨家三姐妹》则描写了我和两个妹妹青年时期生活和事业的点滴。文虽平淡，情则浓深。我有勇气敢写出我一生中的婚姻状况，作家也是普通人，我和亲人间的感情、生活有什么可值得惊异的呢。它没有什么花花绿绿，但它是真实的、纯朴的，表达了我的个性，我的生活。

杨沫

1993年12月12日

目 录

序——我们母女之间	杨 沫
-----------------	-----

蓝 园

杨 沫

浮尸	(3)
死与逃	(7)
某家庭	(14)
怒涛	(19)
房客	(25)
素不相识的大娘	(41)
在后方医院	
——为《冀中一日》写	(44)
兵站上	(47)
一个难忘的女孩	(52)
阿拉木图和吉娜	(58)
伊藤克姐姐,我怀念您	(60)
我以是女人而骄傲	(64)
恐怖的日子	
——1968年日记数则	(69)
忆邓颖超大姐	(84)
烈士与爱情	(88)
乡思的朝和暮	(94)

失落的灵魂·····	(104)
致巴金同志的信·····	(108)
心声	
——读巴金同志的《随想录》·····	(112)
大河与浪花·····	(116)
喜花·····	(119)
青春觅踪·····	(122)
重获瑰宝·····	(131)
不为与为·····	(135)

青 园

徐 然

爱魂·····	(139)
圆内的点线·····	(146)
人生浪漫	
——单元楼里的北京女性·····	(150)
到底谁之罪	
——轰动全国的女大学生削发为尼的事件真相·····	(167)
战胜乌莎·····	(201)
从白荷花到巫山神女·····	(217)
三个被判死缓的女囚·····	(232)
一个奇女子与她的光头徒儿	
——中国第一代高干子弟群落觅踪·····	(256)
爱是神明·····	(275)
深雪·····	(290)
三个女孩·····	(306)

家 园

杨 沫

- 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 (319)
- 我和被害的女儿胖胖..... (360)
- 儿子老鬼..... (377)
- “文革”中的妹妹白杨..... (394)
- 青春的光彩..... (406)
- 从容乐观的人
- 悼念妹夫蒋君超..... (409)
- 1992年——我的官司备忘录之一..... (411)
- 1992年——我的官司备忘录之二..... (423)

徐 然

- 韵华杨家三姐妹..... (432)
- 文学和我们的家..... (463)
- 小草，不是生在沃土中
- 读妈妈杨沫的日记..... (468)
- 虎年的母亲杨沫
- 《杨沫的初恋》事件真相..... (478)
- 杨沫迁居琐记..... (496)
- 蛇，鼠，丈夫
- 姑妈的故事..... (499)
- 爱也温柔，爱也冷酷(代后记)..... (507)

蓝 园

浮 尸

春天的早晨，大沽河两岸，低垂的柳丝荡漾在温煦的春风中。从柳隙望见远远的几株碧桃浅笑似地随风招展。太阳照着河水，河面上闪烁着鱼鳞般的金光。微风吹动了不知从何处漂来的几具浮尸，污脏的脸变成棉絮一样的臃肿、怕人。这里面有一个青年人，紧闭的双眼上面有一双浓黑的眉，破烂的衣袖露出坚实的臂膀。他直挺挺地浮在河水上，尸体随着微风轻轻摆动——有谁知道他就是汪村的于小三子呢？……

秋天的野地里，高粱叶子的青气混合着野花的香味散荡在汪村的周围，野兔子飞似地在田野里奔跑。早晨的太阳照到村西于老婆子的屋顶，这上面正飘荡着蓝色的炊烟。于老婆子自从天色微明送走了儿子于小三子，便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吸着二尺多长的旱烟袋。她不断地吸，一袋完了又一袋，一面吸一面叹息地摇着头。这样过了好久，她忽然抬起头看见正在灶前烧火的媳妇。

“饭好了吗？”她转过脸问媳妇，“小三子这会儿该到火车站了吧？”她从没有到过15里以外的火车站，但她却很自信地说。

媳妇低着头，眼睛看着躺在怀里吃奶的孩子，手里把柴一束束向灶里添。听见于老婆子的话，情不自禁地把眼泪滴在孩子的脸上。

“妈，饭还没熟……”媳妇羞怯地说，“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

“多则一年，少则半年。他不是说过了吗？”于老婆子苍老的脸

上堆起了笑容，“好孩子，别着急。咱们的日子往后就有了指望了。要不是咱们这样连糠都没得吃的日子，我也是舍不得让他出远门儿呀！自从他三岁死了爸爸，我就把他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你爸爸又没给我们留下半亩地，我给人家当使唤人受了多少苦、多少气，好不容易才把他拉扯这么大，我也是舍不得让他走呀！……”说到这里，于老婆子的眼睛潮湿了，“好孩子，别难过，不多日子，他就会平平安安地给咱们挣回老多的钱……他不是还说给你扯些洋布回来吗？……”于老婆子觉得儿子被她怂恿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工，抛下媳妇孤独地带着孩子，心里有点歉疚。她强装笑颜安慰媳妇，嘴里仍旧噙着二尺多长的旱烟袋。烟雾袅袅地向上飞腾。

于小三子走后的第二天早晨，许多老婆婆都走来看望于老婆子。这里面还有同于小三子一同出去的王老五和周起的母亲。土炕上坐满了人，冷清的屋子顿时充满了热闹的气息。

“于大娘，你真好造化，养了这样一个好儿子，能到外面去挣钱。”隔壁的张二婶，睁着两只小眼，羡慕地向于老婆子说。

“真是，王大嫂子，于大娘是个有福气的人，才养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好儿子。如今庄稼人是没有活路了，今天这个粮，明天那个捐，听说不久连人带狗都得上捐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头发白得像霜一样的郭大娘，一边感慨地向大家说，一边用手指着别人的膝盖，“依我看来，除非到外边去，外边的洋钱听说堆得像山一样高。”

屋子里响着一片唧唧呱呱的笑声。

于老婆子听了邻居们羡慕她的话，仿佛儿子真的已经发财回来一样地高兴起来。她被多年劳苦侵蚀的皱纹舒展开了，笑容堆满了脸，身子竟至高兴得有些颤抖起来。

“什么好儿子呀，不过穷逼的罢了。他要是顺顺当当地回来，我可不光要烧高香，还要请大家伙儿喝酒哩。……小顺妈，快去烧水，老姐妹们在一起先喝碗茶。”于老婆子用钥匙打开屋子里唯一的破